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十三回 昭豐鎮王貴染病 牟駝岡宗澤喘營

詩曰： 旅邸相依賴故人，新知亦肯遠留賓。若非王貴淹留住，宗澤安能獨喘營？

話說岳大爺弟兄五個逃出了校場門，一齊來到留守府衙門前，一齊下馬，望著轅門大哭一場，拜了四拜起來，對那把門巡捕官說道：「煩老爺多多拜上大老爺，說我岳飛等今生不能補報，待轉世來效犬馬之力罷！」說完，就上馬回到寓所，收拾了行李，擡在馬上，與主人算清了帳，作別出門，上馬回鄉，不表。

且說眾官見武生已散，吩咐梁王的家將收拾屍首，然後一同來到午門。早有張邦昌奏道：「今科武場，被宗澤門生岳飛挑死了梁王，以致武生俱各散去。」一肩兒都卸在宗澤身上。幸虧宗澤是兩朝大臣，朝廷雖然不悅，不好定罪，祇將宗澤削職閑居，各官謝恩退出。

宗爺回到衙中，早有把門巡捕跪下稟道：「方纔有岳飛等五人，到轅門哭拜說，祇好來生補報大老爺的洪恩。特著小官稟上。」宗爺聽了，嘆氣不絕道：「可惜！可惜！」吩咐家將：「快到裡邊抬了我的卷箱出來，同我前去追趕。」家將道：「他們已經去遠了，大老爺何故要趕他？」宗爺道：「爾等那裡曉得？昔日蕭何月下追賢，成就了漢家四百年天下。今岳飛之才不弱於韓信，況國家用人之際，豈可失此棟梁？故我要趕上他，吩咐他幾句話。」當時家將忙去把卷箱抬出來，宗爺又取些銀兩，帶領著眾從人一路趕來，慢表。

且說岳大爺等出了城門，加鞭拍馬急急而行。牛皋道：「到了此外還怕他怎的。要如此忙忙急急的走？」岳爺道：「兄弟，你有所不知，方纔那奸臣怎肯輕放了我？祇因恩師作主，眾人喧嚷恐有不測，將我放了！我們若不急走，倘那奸賊又生出別端來，再有意外之虞，豈不悔之晚矣？」眾人齊聲道：「大哥說得不差，我們快走的是！」一路說，一路行，不多時，早已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。眾人乘著月色，離城將有二三十餘里遠近，忽聽得後面馬嘶人喊，追風般趕來。岳大爺道：「何如？後面必定是梁王的家將們追將來了。」王貴道：「哥哥，我們不要行，等他來，索性叫他做個斷根絕命罷！」牛皋大叫道：「眾哥哥們不要慌，我們都轉去，殺進城去，先把奸臣殺了，奪了汴京，岳大哥就做了皇帝，我們四個都做了大將軍，豈不是好？還要受他們甚麼鳥氣！還要考甚麼武狀元！」岳大爺大怒，喝道：「胡說！你敢是瘋了麼，快閉了嘴！」牛皋啞著嘴道：「就不開口，等他們兵馬趕來時，手也不要動，伸長了頸脖子，等他砍了就是。」湯懷道：「牛兄弟，你忙做甚麼？我們且勒住了馬，停一停，不要走，看他們來時，文來文對，武來武擋。終不然，難道怕了他麼？」

正說間，祇見一騎馬如飛般跑來，大叫道：「岳相公慢行，宗大老爺來了！」岳大爺道：「原來是恩師趕來，不知何故？」不多時，祇見宗爺引了從人趕來。眾兄弟連忙下馬，迎上馬前，跪拜於地。宗爺連忙下馬，雙手扶起。岳爺道：「門生等蒙恩師救命之恩，未能報答，今日逃命心急，故此不及面辭。不知恩師趕來有何吩咐？」宗爺道：「因為你們之事，被張邦昌等劾奏一本，聖上旨下，將老夫削職閑居，因此特來一會。」眾人聽了，再三請罪，甚覺不安。宗爺道：「賢契們不必介懷，祇恐朝廷放不下我，若能休致，老夫倒得個安閑自在。」遂問家將：「此處可有甚麼所在？借他一宿。」家將稟道：「前去不下半里，乃是諫議李大老爺的花園，可以借宿得。」宗爺聽說，便同眾人上馬前行。

不多路，已到花園，園公出來跪接。宗大老爺同小弟兄等一齊下馬，進入園中，到花廳坐下，就問園公道：「我們都是空腹，此地可有所在備辦酒餚麼？」園公稟道：「此去一里多路就是昭豐鎮，有名的大市鎮，隨你要買甚麼東西，也有廚司替人整備。」宗爺就命親隨帶了銀兩，速到鎮上去購辦酒餚，就帶個廚司來整備。一面叫人抬過卷箱來，交與岳飛，說道：「老夫無甚物件，祇有一副盔甲衣袍贈與賢契，以表老夫薄意。」岳大爺正少的是盔甲，不覺大喜，叩頭謝了。

宗爺又道：「賢契們，目下雖是功名不遂，日後自有騰達，不可以一跌就灰了心。倘若奸臣敗露，老夫必當申奏朝廷，力保賢契們重用。那時如魚得水，自然日近天顏。如今取不得個忠字，且回家去奉侍父母，盡個孝字。文章武藝，亦須時時講論，不可因不遇便荒疏了，誤了終身大事！」眾弟兄齊聲應道：「大老爺這般教訓，門生等敢不努力！」說未了，酒筵已備就送來，擺了六席。眾人告過坐，一齊坐定。自有從人伏侍斟酒，共談時事，並講論些兵法。

那王貴、牛皋是坐在下席。他自五鼓喫了飯，在校場守了這一日，直到此處肚中正在飢餓，見了這些酒餚，也不聽他們談天說地，好似渴龍見水，如狼似虎的吃個精光，方纔住手。不道那廚司因晚了，手腳忙亂，菜蔬內多搗了些鹽。這兩個吃得嘴咸了，祇管討茶吃。那茶夫叫道：「夥計，你看不出上邊幾席上，斯斯文文的，這兩席上的二位，粗粗蠢蠢，不是個吃細茶的人。你祇管把小杯熱茶送去，不討好；你且把那大碗的冷茶送上去，包管合式。」那人聽了，真個把冷茶大碗的送將上去。王貴好不快活，一連吃了五六碗，說道：「好爽快！」方纔住了手。重新再飲。說說笑笑，不覺天色黎明。岳大爺等拜別了宗爺，宗爺又叫從人：「有那騎來的牲口，讓一匹與岳大爺馱了卷箱。」岳大爺又謝了，辭別上路而行；正是：

暢飲通宵到五更，忽然紅日又東昇。

路上有花兼有酒，一程分作兩程行。

這裡宗爺亦帶領從人回城，不表。

且說岳大爺等五人一路走，一路在馬上說起宗澤的恩義：「真是難得！為了我們反累他削了職，不知何日方能報答他？」正說間，忽然王貴在馬上一聲大叫，跌下馬來。頃刻間面如土色，牙關緊閉。眾皆大驚，連忙下馬來，扶的扶，叫的叫，嚇得岳大爺大哭，叫道：「賢弟呀！休得如此，快些蘇醒！」連叫數聲，總不見答應。岳大爺哭聲：「賢弟呀！你功名未遂，空手歸鄉已是不幸。若再有三長四短，叫為兄的回去，怎生見你令尊令堂之面？」說罷，又痛哭不止。眾人也各慌張。

牛皋道：「你們且不要哭，我自個主意在此。若是一哭，就弄得我沒主意了。」岳大爺便住了哭，問道：「賢弟有甚主意，快些說來！」牛皋道：「你們不知王哥原沒有病的，想是昨夜吃了些東西，灌下幾碗冷茶，肚裡發起脹來。待我來替他醫醫看。」便將手去王貴肚皮上揉了一會，祇聽得王貴肚裡邊咕碌碌的，猶如雷鳴一般，響了一會，忽然放了許多臭水出來。再揉幾揉，竟撒出糞來，臭不可當。王貴微微蘇醒，呻吟不絕。眾人忙將衣服與他換了。岳大爺道：「我們且在此暫息片時。湯兄弟，可先到昭豐鎮上去，端正了安歇的地方，以便調理。」

湯懷答應上馬，來到鎮上，但見人煙熱鬧，有幾個客店掛著燈籠。左首一個店主人，看見湯懷在馬上東張西望，便上前招接道：「客官莫非打中火麼？」湯懷便跳下馬來，把手一供道：「請問店主貴姓？」店人道：「小人姓方，這裡昭豐鎮上有名的方老實，從不欺人的。」湯懷道：「我們有弟兄五個，是進武場的，因有一個兄弟傷了些風寒，不能行走，要借歇幾天，養病好了方去，可使得麼？」方老實道：「小人開的是歇店，這又何防？家裡盡有乾淨房屋，祇管請來就是。若是要請太醫，我這鎮上也有，不必進城去請的。」湯懷道：「如此甚好，我去邀了回來。」遂上馬回轉，與眾兄弟說了。便攙扶了王貴上馬，慢慢的行到鎮上，在方家客寓住下。當日就煩方老實去請了個醫生來看。醫生說是飲食傷脾，又感了些寒氣，祇要散寒消食，不妨事，就可好的。遂撮了兩服煎劑。岳大爺封了一錢銀子謝了，太醫自去。眾弟兄等就安心歇下，調理王貴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這太行山金刀王善，差人打聽梁王被岳飛挑死，聖旨將宗澤削職歸農，停止武場，遂傳集了諸將軍師並一眾嘍囉，便開言道：「目今奸臣當道，將士離心。梁王雖然死了，卻幸宗澤削職，朝中別無能人。孤家意欲趁此時興兵入汴，奪取宋室江山，卿等以為何如？」當下軍師田奇便道：「當今皇帝大興土木，萬民愁怨；捨賢用奸，文武不和。趁此時守防懈怠，正好興兵，不要錯過了。」王善大喜，當時就點馬保為先鋒，偏將何六、何七等，帶領人馬三萬，扮做官兵模樣，分作三隊，先期起行。自同田奇等，

率領大兵隨後。一路往汴京進發，並無攔阻。看看來到南薰門外，離城五□里，放炮安營。

這裡守城將士聞報，好不慌張，忙把各城門緊閉，添兵守護，一面入朝啟奏。徽宗忙登金鑾大殿，宣集眾公卿，降旨道：「今有太行山強寇，興兵犯關，卿等何人領兵退賊？」當下眾臣你看我、我看你，並無一人答應。朝廷大怒，便向張邦昌道：「古言養軍千日，用在一朝。卿等受國家培養有年，今當賊寇臨城，並無一人建策退兵，不辜負國家數百年養士之恩麼？」語聲未絕，祇見班部中閃出一位諫議大夫，出班奏道：「臣李綱啟奏陛下，王善兵強將勇，久蓄異心；祇因畏懼宗澤，故爾不敢猖獗。今若要退賊軍，須得復召宗澤領兵，方保無虞。」聖上准奏，傳旨就命李綱宣召宗澤入朝，領兵退賊。

李綱領旨出朝，就到宗澤府中來。早有公子宗方出來迎接。李綱道：「令尊翁在於何處，不來接旨？」公子道：「家父臥病在床，不能接旨，罪該萬死！」李綱道：「令尊不知害的甚麼症候？如今卻在何處？」公子道：「自從開了武場，吃了驚恐，回來染了怔忡之症，如今臥在書房中。」李綱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且將這聖旨供在中堂，煩引老夫到書房，去看看令尊如何？」公子道：「祇是勞動老伯不當。」李綱道：「好說。」當時公子宗方，便引了李綱來到書房門口，祇聽得裡邊鼾聲如雷，李綱道：「幸是我來，若是別人來，又道是欺君了。」公子道：「實是真病，並非假詐。」說未了，祇聽得宗澤叫道：「好好賊呀！」翻身復睡。李綱道：「令尊既是真病，待我復了旨再來。」說罷，抽身出來，公子送出大門。

李綱回到朝中俯伏奏道：「宗澤有病，不能領旨。」徽宗道：「宗澤害何病症，即可著太醫院前去醫治。」李綱奏道：「宗澤之病，因前日開了武場受了驚恐，削了官職，憤恨填胸，得了怔忡之症，恐藥石一時不能療治。臣見他夢中大罵奸臣，此乃他的心病，必須心藥醫之。若萬歲降旨，將奸臣拿下，則宗澤之病不藥自愈矣！」徽宗便問：「誰是奸臣？」李綱方欲啟奏，祇見張邦昌俯伏金階先奏道：「兵部尚書王鐸乃是奸臣。」朝廷准奏，即傳旨將王鐸拿下，交與刑部監禁。

看官，你道張邦昌為甚反奏王鐸，將他拿下？要曉得奸臣是要有才情的方做得。他恐李綱奏出他三人，一連拿下，便難挽回了。今他先奏，把王鐸拿下，放在天牢內，尋個機會，就可救他出來的。李綱想道：「這個奸賊卻也知竅。也罷，諒他也改悔前非了。」遂辭駕出朝，再往宗澤府中來。

這裡宗澤見李綱復命，慌忙差人打聽動靜。早已報知，朝廷現將王鐸拿下天牢，今李綱復來宣召。祇得出來接旨，到大廳上，李綱將張邦昌先奏拿下王鐸之事一一說知。宗澤道：「祇是太便宜了這奸賊。」兩人遂一同出了府門，入朝見駕。朝廷即復了宗澤原職，領兵出城退賊。

張邦昌奏道：「王善烏合之眾，陛下祇消發兵五千與宗澤前去，便可成功。」朝廷准奏，命兵部發兵五千與宗澤，速去退賊。宗澤再要奏時，朝廷已卷簾退朝進宮去了。祇得退出朝門，向李綱道：「打虎不著，反被虎傷。如何是好？」李綱道：「如今事已至此，老元戎且請先領兵前去。待我明日再奏聖上，添兵接應便了。」當時二人辭別，各自回府。

到了次日，宗爺到校場中點齊人馬，帶領公子宗方一同出城。來到牟駝岡，望見賊兵約有四五萬，因想：「我兵祇有五千，怎能敵得他過？」便傳令將兵馬齊上牟駝岡上紮營。宗方稟道：「賊兵眾多，我兵甚少。今爹爹傳令於岡上安營，倘賊兵將岡圍困，如何解救？」宗澤拭淚道：「我兒，為父的豈不知天時地利？奈我被奸臣妒害，料想五千人馬，怎能殺退這四五萬嘍囉？如今紮營於此，我兒好生固守，待為父的單槍獨馬，殺入賊營。若得僥幸殺敗賊兵，我兒即率兵下岡助陣。倘為父的不能取勝，死於陣內，以報國恩，我兒可即領兵回城，保你母親家眷回歸故土，不得留戀京城。」吩咐已畢，即匹馬單槍出本營，要去獨踞金刀王善的營盤。

這宗留守平日間最是愛惜軍士的，眾人見他要單身獨騎去踞賊營，就有那隨征的千總、遊擊、百戶、隊長一齊攔住馬前道：「大老爺要往那裡去？那賊兵勢大，豈可輕身以蹈虎穴？即使要去，小將們自然效死相隨，豈有讓大老爺一人獨去之理？」宗澤道：「我豈不知賊兵眾盛？就帶你們同去，亦無濟於事。不若舍吾一命，保全爾等罷！」眾軍士再三苦勸，宗爺那裡肯聽，竟一馬衝入賊營，大叫一聲：「賊兵當我者死！避我者生！看宗留守來踞營也！」這些眾嘍囉聽見，抬頭看時，但見宗老爺：

頭帶鐵幘頭，身披烏油鎧。內襯皂羅袍，坐下烏騾馬。

手提鐵杆槍，面如鍋底樣。一部白鬚鬚，好似天神降。

那宗老爺把槍擺一擺，殺進營來，人逢人倒，馬遇馬傷。眾嘍囉那裡抵擋得住，慌忙報進中營道：「啟大王，不好了！今有宗澤單人匹馬，端進營來，□分厲害，無人抵擋，請大王定奪！」王善心中想道：「那宗澤乃宋朝名將，又是忠臣，今單身殺進營來，必然是被奸臣算計，萬不得已，故此拚命！孤家若得此人歸順，何愁江山不得到手？」就命五營大小三軍：「速出迎敵！祇要生擒活捉，不許傷他性命！」眾將答應一聲：「得令！」就將宗澤老爺重重迭迭圍裏攔來，大叫：「宗澤！此時不下馬，更待何時？」正是：英雄失志受人欺，白刃無光戰馬疲。得意狐狸強似虎，敗翎鸚鵡不如雞。畢竟不知宗老爺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